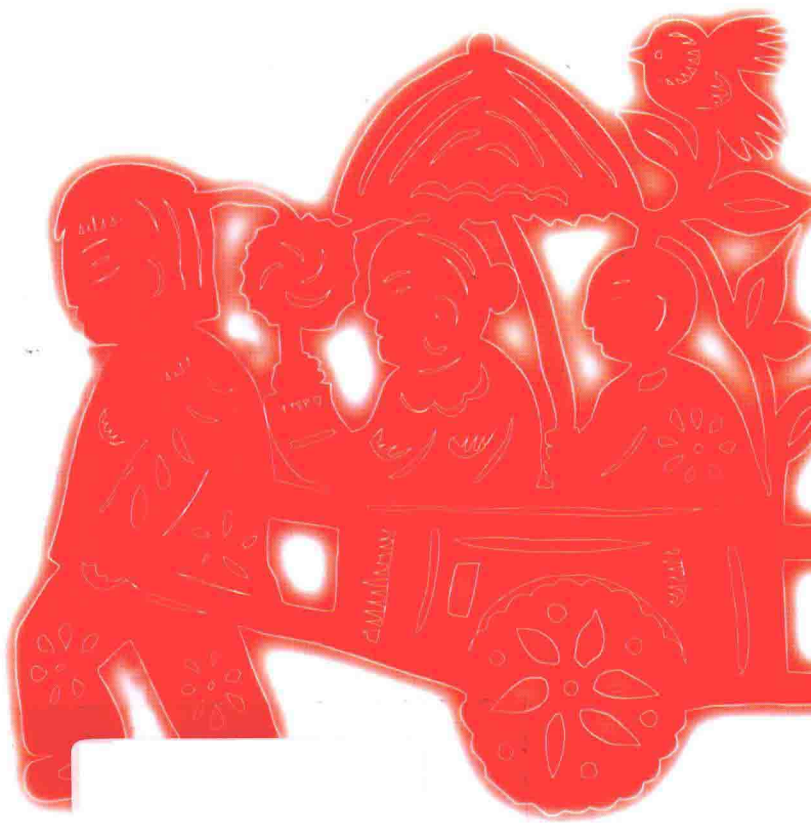


◎乡里大集◎乡长故事◎农民球队◎放映员老陈◎落叶飞翔

乡里大集



新疆美术摄影出版社
新疆电子音像出版社

王新军◎著

乡里大集

王新军 著

新疆美术摄影出版社

新疆电子音像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乡里大集 / 王新军著. — 乌鲁木齐: 新疆美术摄影出版社: 新疆电子音像出版社, 2013.12
ISBN 978-7-5469-4793-8

I. ①乡… II. ①王… III. ①中篇小说 - 小说集 - 中国 - 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3)第 320460 号

书 名	乡里大集
作 者	王新军
责任编辑	张启明
制 版	乌鲁木齐标杆集书刊设计有限公司
出 版	新疆美术摄影出版社 新疆电子音像出版社
社 址	乌鲁木齐市经济技术开发区科技园路 5 号
邮 编	830011
电 话	0991-7910282(编辑部) 0991-4690476(发行一部)
发 行	新华书店
印 刷	北京新华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787 mm × 1 092 mm 1/16
印 张	12
字 数	140 千字
版 次	2013 年 12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4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469-4793-8
定 价	24.00 元

自序

在生活的泥土上

为自己的小说集作序,感到有些不安。与我的小说相比,生活本身要精彩得多。这些年来,与其说和文学结了缘,不如说是生活对我有意。我很感谢我所经历过的生活——感谢它给了我大大小小的挫折和错综复杂的困顿与美好。所有用心灵进行创造的人,都应该感谢生活。

我是一个习惯于平常的人,对于创作,却始终有一种不灭的激情。记得还是在上中学的时候,就与小文友们一道,组织了一个文学社,那时的目的,单纯得近乎可笑——人多了,可以交换着看好多自己没有的书。那时候想读尽天下书,手头却没有书,出此小招,确属无奈。后来在乡政府参加工作,当了文化专干,又组织了“作家农庄”农民文学社,目的是倡导农村青年多读书,读好书,学会用手

中的笔书写自己的生活。看上去,这个目的已不怎么狭隘了,但收效甚微。作为基层文化战线的一名小卒,我却是尽了力了。我的苦心,苍天可鉴。

从出生至今,我的身边一直流淌着一条河——疏勒河,我几乎一刻也没有摆脱过她的浸润和纠缠。在我的脑海中,她是虚幻的,也是真实的。她是西部大地上一缕灵动非凡的眼神,拽动着水的优美华章,默默地从容西去。在西部无垠的荒凉之中,留下了一片片令人心驰神往的绿色。疏勒河是一条狂放与温柔并存、内涵与外延同等丰富的西部大河,是她养育了玉门、瓜州、敦煌等多个绿洲,是她哺育了古老的、名扬中外的敦煌文化。她是浩荡的,也是温存的。

因为这条河,我看到了真实的草滩、村庄、羊群和白云。

一条河,对于一个人的一生是多么重要呵!年少时,我常常于黄昏时分走近她,在漫天的红霞中体验一种美、接受一种美。这种美是平静的,富含张力,拒绝张扬。我的体验是切身的,感叹往往无声无息,更没有矫情,有的只是心灵由衷的一次次放纵。

身边是村庄,脚下是泥土,眼前是河流,胸中是亲情。这一切似乎早在冥冥中便浑然注入我的内心。人在一个物质的世界,是十分渺小的。我不敢说文学对人生、对生活、对社会是多么重要或者多么无足轻重,但我坚信,它是一部分人毕生的追求,这中间,当然包括我。

我一直在写我所熟悉的、经历过的生活。面对河西走廊西部这个现当代文学的盲点,我也许只是一个发现者,一个拓荒者。二十多年来,我用近三百万字对这片土地进行了书写,这是我作为一个本土作家的责任和使命。文学记录着一个时代的生活,它将给予后来者还原历史最大的可能性。这是毋庸置疑的。

收入这本书的几个中篇小说,都是乡镇题材,大多在发表之初

便引起过关注。这些小说，主要写基层小人物在社会变革中的命运，也写他们在一个特定时期的尴尬处境。他们中没什么大恶之人，大多是应该被同情的角色。

小说创作是一项很个人化的劳动和生产行为，作品的优劣，取决于创作者对生活的深刻感悟和对人生深层次的理解。作品的成败，又与生命意义的高度升华息息相关。作品是一个艺术家的旗帜，我痛恨那些把艺术不当做一回事的“大家”和“大师”，我仿佛与生俱来地能感到他们身上追名逐利的臭味。我不想与他们离得太近。

事实上生活中有许多通往成功的捷径，而真正的文学创作，却没有这样的捷径可走，只要能及时地摆正航向已属不易了，如果不脚踏实地、一步一个脚印地往前走，半途而废是常有的事。我对创作的认知，到现在依然是肤浅的。我的脑袋里存在着一种十分农民味的“顶牛精神”：一辈子执著于一件事，坚韧地认死理，一条路走到黑。这是一种磨砺不去的吃苦的秉性，也许是从父辈那里传来的，土得很！我一直在小说中用心地塑造着每一个人物，期望他们能够活起来。

小说之余，闲扯两句。是为序。

2011年10月28日于玉门

目 录

乡里大集	001
乡长故事	037
农民球队	074
放映员老陈	104
落叶飞翔	135

乡里大集

一

入夏，乡民们就嚷嚷着今年要唱戏。嚷嚷到5月底，果然就要唱了。

乡上唱戏的事定下来，文化站老林和吴青就颠儿颠儿忙开了。

二

那天老林坐在昏暗的办公室里，怎么也抑制不住久未有过的冲动。全乡万把人一年四季日出而作日落而息枯燥地磨砺年月日，

这肯定就是他老林林国柱的过错。作为桥湾乡的文化站长,老林深知这一点,吆喝老百姓乐和热闹的事,全归他管。早晨的时候,天淅淅沥沥地下起了小雨,这在河西走廊西部更西一些的,被疏勒河仅有的一股雪水浇灌着的土地来说,难得的有些喜出望外,乡干部们来上班的时候,看上去气色都很好。雨不大,也没有人带雨具,或许大家都认为被这种雨滋润滋润,感觉会更好。今年头一场雨,又下得如此散漫温婉,明明是处女雨嘛!老林骑了一辆单车,雨丝挂到他脸上,多了便成水珠顺着他脸上的皱纹落下来。其实大部分被那张沟壑纵横的脸给吸收了,他感觉他的脸就像块旱情初露的麦地,虽然还没有龟裂,但对水的渴望心存已久。这场雨使老林无比兴奋,他全身的每一个毛孔都好像张开了,正在拼命吮吸着这丰腴的潮润。地上湿漉漉的,再没有了往日尘土飞扬的感觉,青枝绿叶的5月,因为这场迟来的雨,又给夏天以新的注释。10点钟的时候,雨稍稍大了一些,那沙沙的声音使办公室里的老林走出了刚才那种“帘外雨潺潺”的意境。他站起来又坐下,坐下又站起来,后来竟把坐在旁边另一张办公桌前的吴青给惹笑了。

吴青笑了两声,老林转过身也笑了两声,尔后俩人都不由自主地朗声大笑起来,笑声在雨声中起伏跌宕。

雨在笑声中似乎下得更加起劲了,文化站小院的砖地上已经显出了明亮的水色。笑完了,老林扔给吴青一支烟,说,这雨来的正是好时候呵,再不下,我那儿亩麦子就抗不住了,叶儿都有旱卷的了。吴青说,好雨知时节,麦旱乃发生,好风好雨好潮流嘛,这就叫天遂人愿。这时候老林心里就冒出该搞个什么活动叫老百姓乐呵乐呵的念头了,虽然“五一”办的农民运动会才结束没几天,但遇到这种好心情,老林还是觉得应该再热闹热闹,香港7月1日就要回归了,北京呀广州呀这些大城市比过年还热闹,咱乡里再落后,也

不能没有这个主题，国家有了大好事，老百姓也不能没有笑声吧。扭秧歌现在不行，人手都忙着在田里拔草，有力气的外面挣俩小钱，队伍难组织，体育活动刚搞过。想来想去，老林觉得还是唱戏好，乡里都好几年没有唱戏了。县里剧团散伙十几年啦，唱戏得从外面请。请戏又没钱，谁唱？

吴青想了一会儿说，唱就唱，以唱戏为载体，可形成一个物资交流的大集会，唱上十天八天的，既搞活了经济，也促进了城乡交流。老林说，对，我们就办他个大集，说完便兴冲冲地去请示乡上主要领导。

吴青一个人坐在办公室里，翻了两页书，看不进去，就索性将书一撂，向街上走去。柏油马路被雨洗得油黑发亮，两旁的树木被冲刷一新。吴青远远就看见那写着红色大字的布帘儿，那是林萍的裁缝店。林萍是老林的女儿，初中毕业没考上学，就去县城学了半年裁剪，回来在乡里开了家裁缝店。她心灵手巧，要价又不高，生意一直不错。吴青和林萍的关系快半个年头了，不过往常都是那种比友谊多一点的兄妹式的关系，前一段时间，23岁的吴青对这种关系有点吃不准了。有天夜里他约林萍去了一趟河边的小树林，他吻她的时候，她没有反抗，反而把他搂得更紧了。吻够了，林萍说，我还以为你看上哪家的千金小姐了，开不了你的金口，动不得你的玉牙。吴青把嘴凑到林萍耳朵上说，我要和你结婚，我要娶你，就在今晚。林萍揪住吴青的耳朵说，看不出来你还是个文绉绉的坏坯子。后来他们又吻了一会儿就打住了，林萍坚决反对更加深入。在她看来，接吻比以往的拉手已经深入得了不得了，虽然她也早有心思想要嫁给他。

吴青进去的时候，林萍正在裁一件丝质连衣裙，她的长发瀑布一样挂在后背上，合体的短裙下，一双裹在丝袜里的美腿亭亭玉

立，一股湿润的属于女孩子的气息弥漫整个房间。连日来吴青总有这种冲动，他走过去搂住她，拼命吻她的双唇。自从那晚上以后，吴青总时不时想这么干，他觉得林萍的双唇就像两片薄薄的橘瓣，总有种吃不够的感觉。

最近一段时间吴青心里挺乱的，父亲嚷着他老大不小了，也该到娶媳妇的时候了。对于这种事，姑姑是最积极的响应者，不几天就说镇子附近一户姓王的人家的姑娘，人挺不错，眉清目秀的，配吴青很合适。还说这姑娘的父亲和姑父是老同学，而姑父又是镇上的工商局长，这事的把握肯定是在百分之九十以上的。前几天吴青回了趟家，星期天父亲便逼他去和姑娘见面，如果双方都同意，很快就结婚。父亲特意让母亲取出过年才穿的那套中山装，在旧皮鞋上很精心地打了油，脸上的胡子也刮了，和吴青的吊儿郎当相比，他显然是太用心了，那样子好像是他自己去相亲。

母亲把酒烟等礼品装好，就等父子俩出发了，谁也没想到吴青说他不想去，父亲急了，说这可是你姑姑做媒。吴青说我一辈子的事，我不管谁做媒，天王老子也不行。父亲呼哧呼哧地喘着气，坐在炕沿上抽闷烟。母亲也沉下脸，妹妹吴燕在里屋小声说，我哥不过是想自由恋爱，没准早给你们把儿媳妇瞅下了呢。母亲吼一声说，住了你的嘴吧！一直低着头的吴青这时候突然仰起头说，我不想这么早结婚，我还想多干点事，先立业，后成家……父亲听到儿子这么说的时侯，就不再吱声了，他就是吃了没文化的亏，儿子高中毕业到了乡上文化站上班，还时不时地有诗呀啥的小文章在报刊发表，他认为儿子是有事业的那种。

就是那天晚上，吴青把林萍约到了河边小树林里。

三

吴青从林萍裁缝店里走出来的时候，心想爱情真他妈的是个鬼东西，如果和林萍仅保持手拉手的距离，心恐怕就不会这么乱了。他想这可能就是歌德笔下少年维特的那种烦恼。这会儿走在雨中，他的心情挺好的，一回头，看见玻璃窗里的林萍正向他招手笑，便一扭头快步走了，渐渐大起来的雨淋湿了他的头发，但他一点儿也没觉察到。

他刚在自己办公桌前坐下，老林就进来了。进门就一叠连声地说，妥了，妥了，马书记同意唱大戏办大集的事了，戏款各村拿一点儿，站所捐一点儿，唱戏期间个体户摊点收一点儿……王乡长也答应了。

吴青说，只要是不让乡上出钱的事，王乡长准答应。老林说甬这么说，乡上摊子大，乡长有乡长的难处哩。说着就坐在桌前起草关于唱戏各村收钱的文件，吴青望着老林花白的头发和单薄的身板，心想这个人过些日子有可能就成我岳父啦，到时候还咋在一个办公室上班呀？

四

文化搭台，经济唱戏。这种提法已经有好几年头了。

这两年戏价飞涨，地区秦剧团一场一千二，联系了老半天才杀下两百。团长说一千，少一个子儿这戏也不能演。邻县剧团的少点，砍半天价压成一场八百，条件是车接车送。老林都说好，等请示了

领导，立刻回音。没办法，人家几十号人马也得吃饭穿衣。地区的戏好，要价就高，邻县团的节目名角很显然和地区剧团的有距离。老林去找了王乡长，王乡长又说听听书记老马的意思。老马来去一合计，就定下唱八百的。26号正式开锣，再迟等麦子灌了二水，农户就要拔草，看不上戏的到时候就会骂娘。

这等大事定好，剩下的就由老林他们去做了。

第二天仍是阴天，昨天的雨不大不小一直持续到深夜，早上的空气便凉爽而湿润，远近的绿色那么一衬，便显出勃勃生机，有点江南的神韵。几只羽毛潮湿的鸟停在文化站房檐上喳喳地叫，窗帘拉开了，屋子还是有些暗。吴青想开电灯，又觉得老林这人心细，怕费电，便缩了手，勉强在办公桌前坐下。老林已经在着手唱戏的事情了，在笔记本上做着种种安排。这时候房门“砰”地被人踢开了，政办室的小周走进来，把昨天下午老林起草的关于唱戏每村收800元的文件丢到老林桌子上，气咻咻地说，老林你这是叫我砸饭碗哩是不是？上面正大喊着减轻农民负担哩，你叫我发这种文件，你不是烟卤上招手——黑路上指人哩嘛！老林说，村上出钱叫群众看戏，取之于民用之于民，咋成负担啦？小周说，收钱就是负担，这个关我得把严。说完转身出了门。老林站起来好一阵没落座，手也抖了几下，这些细微的动作都被吴青看见了。

“三八”妇联搞纪念活动，“五四”团委搞纪念活动，都下文收取活动费了，唱大戏每村收一场戏钱就成负担啦？其实吴青明白小周怎么不发这个文。春节的时候，文化站演节目搞晚会，小周一心想让电话员韩雯当主持人，想借此打好基础在乡电视插转台今年建起的时候顺利走上播音员位置、解决公职问题。但老林却嫌韩雯妖气，另外用了村里一个高中毕业不久的姑娘。小周和韩雯谈恋爱好些年了，就等韩雯工作问题解决了结婚哩。吴青觉得小周这是在报

那一箭之仇,所谓加重农民负担,不过是个借口罢了。老林坐下后气呼呼地抽着烟,一言不发。

吴青把昨天搞出的经费预算又核对了一遍,7天14场戏,电费,接送车费、宣传费、戏台修理费一共一万八,吴青递给老林,老林又抠了一遍,觉得已经不能再抠了,就目前这个算法也只能维持最低水平。这几年吴青已经摸透了老林的心思,预算再高老林不压乡上也会压下去的,老林更是把一个子儿掰成几瓣来花。这几年乡财政包干,站上就更难了。但老林还是又捋了捋,在戏台维修这一项上打了个问号。吴青知道,老林的意思是要自己动手。

老林又去找书记乡长,结果人家一早就双双参加全区农业观摩去了,要过几天才能回来。老林又找主管文化的华副乡长,华副乡长对钱的事总是显得束手无策,她的原则是有钱就搞,没钱就全拉倒。老林也知道是下文收钱的事是办公室小周在从中作梗,想去找找,又觉得不值。反正领导上定了的事,最终是会解决的。村上不见乡上的红头文件,谁给你钱?老林在乡上干文化二十几年了,钱一直是困扰他工作的头等大事,但凡搞个活动,多少总要花费一些。以前还好,每年千二八百的拨一些,一年零零散散也能支撑着把活动办下来,可这几年不行了。其他条件好一些的乡镇都盖了舞厅歌厅啥的,有的整个修了文化大楼,既有活动场地又能创收。桥湾乡里日常文化活动没地方,群众一直意见挺大,乡上规划的文化中心大楼地点也确定了,就是经费没落实,还一直撂着。好几十万哩,上哪弄去?没有场地就没有办法创收,更没法以文养文。吴青曾提议在街面开家饭馆或小商店,但老林觉得那与文化站的名分不大相符,再说也得投资,说完也就撂在一边了。由此吴青断定老林是一个比较保守的人,有老林在,文化站会一直穷下去。

下午,老林和吴青拿着铁锨去修戏台上的窟窿。

戏台是 20 世纪 70 年代的建筑，当年就抹泥不多的屋顶已到处透着天光，砖基以上的土坯墙上开了几个任野狗出入的大洞。快 5 点钟的时候，该堵的该抹的都弄好了，老林抹完屋顶上最后一个窟窿，就坐在房顶上抽起了烟，那意思好像是说一项工作结束了，可以轻松轻松了。一件什么事儿完成以后，老林总是这种表情，尤其是节省下了一笔不必要的开支，这也是他早晨在那份预算报告中修戏台这一项上打钩的主要原因。这一项吴青的预算是 100 元，这也就意味着节约了 100 元。可等老林抽完一支烟，顺着梯子从房顶上下来走在戏台上的时候，他就不这么想了。戏台木板因年久失修，又淋了雨，有三分之一的木板需要重新换掉才能保证正常演出。老林当然不知道，吴青在预算时已经跑来看过了。老林略数了一下，需要换的大概有 10 块，每块木板最低价 10 元的话，至少需要 100 元。

老林站在那里想，没唱几场戏呀，这台子咋就朽了呢？

吴青越来越感到文化站是个没有什么希望的小单位，在文化站这四五年中，他一直想这种境况是会改变的，可怎么连以前从各村提的文化活动经费都给当作乱收费给砍了？这样的事，上面没办法，上面的上面也好像没有办法。有好几次吴青都有不想干的心思了，跟父亲说了，父亲就老大不高兴。父亲是地地道道的庄稼人，大字不识一个，总巴望儿子将来能有出息。幸亏那年姑父在乡上当乡长，才把高中毕业的吴青弄到乡上。这乡上是想进就能进得去的么？好些从大学堂里出来的还眼巴巴没个工作哩。父亲是不希望儿子走种地这条老路的，他认为种地是天底下最没出息的人干的事了。母亲也不赞成吴青不干，说虽然现在待遇啥的差些，可乡里哪个不是苦了几十年才熬出了头？吴青拗不过，就老老实实回去上班了。也许过不多久，上面真就有办法了，真如母亲所说的那样，境况

就会一下好起来。在搞活动方面,吴青和老林的想法不大一样,吴青主张办一些力所能及的,大的活动有钱有能力就办,没条件就不办。老林则主张有条件要办,没有条件创造条件也要办,而且要办就要办好。尤其前一段县里下了文件,压缩机构,要50岁以上的退下去一批,老林听到这个消息,就更加坐卧不安了,那意思好像是再不办几个活动,他老林就再没有机会了似的。

五

改天吴青从乡上管后勤的老李那里要来两截木头,又去卫生院借了辆推垃圾的架子车,拉着去木工房打板子修戏台,老林一早骑了车子去各村弄钱,老林主张能弄多少算多少。

中午吴青在戏台上叮叮咣咣地换木板,街上有人看见了,纷纷跑过来问,是不是要唱戏啦?吴青说唱呀,不唱戏我修戏台干什么,只怕是修好了戏台人家唱戏的不来。有人问为啥呀?吴青说没钱呀,没钱谁给你白唱?大家都说不相信这么大的乡政府没钱唱几台戏。其实吴青自己也不相信,心里气不顺,手里活便做得粗声粗气。下午老林回来,脸色灰灰的,吴青知道老林没有碰上好果子。傍晚吃了晚饭,老林又来到站上,坐在院子里对着越来越淡的余晖拉二胡,他拉的曲子吴青叫不出名,当然绝不是《二泉映月》之类的名曲,但老林拉得如泣如诉,苦苦的,涩涩的,咸咸的,唯独缺少甜,琴声里饱含了许多人生的意味。拉到最浓的地方,老林微微垂着头,老眼里涌出了几粒泪珠。刚好这时候林萍端着饭盆进来了,吴青从窗子里看见,便迎出去问,林站长还没吃晚饭呀?老林没吭声,林萍接过二胡,把饭盆塞到了老林怀里。老林大概还没发现自己眼角上挂着泪,就佯装笑笑,进屋吃饭去了。

西边的天际,淡淡的余晖正在隐去,归鸟长鸣,远远的地方有炊烟冉冉升起,这一切正为一个夏夜启动着序幕。

吴青问林萍,你爸咋了?

林萍说,和我妈吵架了。

吴青说,为啥吵架?

林萍说,你难道不知道?乡上要我爸退休哩。

老林干了20多年文化专干,一直都有边没靠的,每月拿百十块钱,前年才办了正式招聘干部的手续,拿上财政的工资。前一段县里缩编要求退掉一批,轮到乡上就到老林头上了,只有老林五十挂零,够退的线。招聘干部退休没工资,只发百十块钱的生活费。老婆刘腊梅知道了心里自然忿忿不平,说年轻能干的时候都给了公家了,这才吃了几天的财政饭,就嫌老了干不动了,往回撵,我找你们狗日的书记乡长去。老林说你这才是道听途说,乡上还没找我谈过话哩。刘腊梅说,就你没脑门呀,等谈过话了还有你说话的余地呀!一来二去就吵翻了。老林不敢硬吵,他老婆有犯晕乎的毛病,一急一气就犯,一犯就不省人事,就得掐人中,老林就饭也没吃赌气走开了。吵不起,他就躲。

林萍泪眼婆娑地说,我爸真要退了,年岁大了,种不了地,靠百十块钱的补助费,往后的日子就难过了。

吴青站在那里一动不动,眼看着天边的红霞落尽,眼里也酸酸的,一时不知说什么好。

开戏前两天,书记老马从邻县打来电话,问老林唱戏的事办得咋样了。老林这边拿着电话顿了顿才说,别的都基本没问题啦,就是各村提钱的事,文件办公室一直没发,村里不好支。老马说为啥不发?老林说小周说是乱摊派,加重农民负担,上面有这方面精神哩。老马那边也顿了顿,说明天观摩就完了,钱的事回去再说,旁的